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四回 榜文叩闍驚天子 酒令參禪動宰官

話說松長老又買酒來請濟顛吃得醉了，□分快活，便提起筆來寫道：伏以大千世界，不聞盡變於滄桑；無量佛田，到底尚存於天地。雖祝融不道，肆一時之惡；風伯無知，助三昧之威。掃法相，還太虛；毀金碧，成焦土。遂令東土凡愚，不知西來微妙。斷絕皈依路，豈獨滅湖上之□方？不開方便門，實乃缺域中之一教。

即人心有佛，不礙真修；恐俗眼無珠，必須見像。是以重思積累，造寶塔於九層；再想修為，塑金身於丈六。幸遺基尚在，非比開創之難；大眾猶存，不費招尋之力。倘邀天之幸，自不日而成。然工興土木，非布施金錢不可；力在布施，必如大檀越方成。

故今下求眾姓，益思感動人心；上叩九闍，直欲叫通天耳。希一人發心，冀萬民效力。財聚如恒河之沙，功成如法輪之轉。則鐘鼓復震於虛空，香火重光於先帝。自此億萬千年，莊嚴不朽如金剛，天人神鬼，功德長銘於鐵塔。

——謹榜。

長老看見濟顛做的榜文，精深微妙，大有感通，不勝之喜，答應作為淨慈寺住持，並隨即叫人端端莊莊寫了募緣榜文，高掛於山門之上，過往之人看了，無不讚美。

不多時，哄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，都來看榜，多有發心樂助，也有銀錢，也有米，也有布的，日日有人送來。長老歡喜道：「人情如此，大概本寺有可興之機矣！」濟顛道：「這些小布施，只可熱鬧山門，幹得甚事？過兩日少不得有上千萬的大施主，方好動工。」長老道：「勸人布施，只好聚少成多，怎說上千上萬的？」濟顛笑道：「小施主的自然聚少成多，若遇著大施主，非上千上萬，他也自開不得口，自出不得手，少不得有的來。」長老道：「若能如此更好。」

又過兩日，濟顛忽走入方丈室，對長老道：「可將山門前的榜文，叫人用上好的錦箋，端端楷楷的寫下一張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榜文掛在山門前，人人看見，又抄寫它何用？」濟顛道：「只怕有不肯親自出門之人，要來討看，快叫人去寫，遲了恐寫不及！」長老見濟顛說話有因，只得叫人取出一幅錦箋去寫，剛才寫完，只見管山門的香火，急忙忙的進來報道：「山門外有一位李太尉，騎著馬要請長老出來說話！」長老聽了，慌忙走出山門，躬身迎接道：「不知大人降臨，有失遠迎，請到裏面用茶。」那太尉見了長老，方跳下馬來答禮道：「茶倒也不消用，但請問你山門前這榜文，是幾時掛起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是初三掛起，今已七日了。」太尉道：「當今皇爺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身遊西湖之上，親眼見諸佛菩薩，俱露處於淨慈寺中，看見山門前一道榜文，字字放光，又見榜文內有上叩九闍之句，醒來記憶不清，不知果是有無？故特差下官來看，不道山門前果有此榜文，果有此叩闍之句，大是奇事，下官空手不便回音，煩長老可將榜文另錄一道，以便歸呈聖覽。」長老隨命侍者，將預寫下的錦箋，雙手獻上道：「貧僧已錄成在此伺候久矣！」太尉喜道：「原來老師有前知之妙，下官奏知皇爺，定有好音！」說罷就匆匆上馬而去。長老見內臣來抄榜文，說出天子夢中之事，知道濟顛不是凡人，正待進來謝他，不知他瘋瘋顛顛，又往何處去了。

次日只見李太尉帶領多人，押著三萬貫到寺來說：「皇爺看了榜文，卻是與夢中所見一樣，甚稱我佛靈感，又見有叫通天耳之句，□分歡喜。故慨然布施三萬貫，完成勝事，叫下官押送前來，你們可點明收了，我好回旨。」長老見了不勝大喜，因率合寺五百僧人，焚香點燭，望闍謝了聖恩，查收了寶鈔。然後請李太尉獻齋，齋罷，李太尉自去覆旨，不提。

長老因有了三萬貫寶鈔，一時充足，遂擇了一個吉日，做了一壇佛事，一面叫人採買木料，一面叫人去買磚瓦，一面招聚各色匠人，興起工來，寺裏自有了天子夢看榜文，賜鈔這番舉動，傳將開去，那各州府縣官貴財主，以及商賈庶人，無個不來，一時錢糧廣有；但只恨臨安山中買不出為梁為棟的大木頭來。松長老甚是不快，與濟顛商量道：「匠人說要此等大木，除非四川方有，四川去此甚遠，莫說無人去買，就買了也難載來，卻如何是好？」濟顛道：「既有心做事，天也叫通了，四川雖遠，不過只在地下，畢竟要用，苦我不著，讓我去化些來就是了。但是路遠，要吃個大醉才好！」長老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莫非取笑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別人面前好取笑，長老面前怎敢取笑？」長老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果是真了。」忙吩咐侍者去買上好的美酒，絕精的佳肴來，盡著濟顛受用，濟顛見美酒精肴，又是長老請他，心下□分快活，一碗不罷，兩碗不休，一剎時就有二三□碗，直吃得眼都瞪了，身子都軟了，竟如死了一般，坐將下來，長老與他說話，他都昏昏不知，因此吩咐侍者道：「濟公今日醉得人事不知，料走不去，你們可扶他去睡罷！」侍者領命，一個也攙不起，兩個也扶不動，沒奈何只得四個人連椅子了抬到後邊禪床上，放他睡下，這一睡直睡了一日一夜，也不見起來。眾僧疑他醉死了，卻又渾身溫暖，鼻息調和，及要叫他起來，卻又叫他不醒，監寺走來埋怨長老道：「四川路遙，濟顛一人如何能夠走去化緣，他滿口應承，不過是要騙酒吃。今長老信他胡言，醉得不死不活，睡了一日一夜，還不起來，若要他到四川去，恐怕不知何時！」長老道：「濟公既應承了，必有個主意，他怎好騙我，今睡不起，想是酒吃多了，且待他醒起來，再作道理。」監寺見長老回護，不敢再言。

又過了一日，濟公只是酣酣熟睡，又不起來。監寺著了急，又同了首座來見長老道：「濟顛一連睡兩日兩夜，叫又叫不醒，扶又扶不起，莫非醉傷了肺腑，可要請個醫生來與他藥吃。」長老道：「不消你著急，他自會起來。」監寺與首座被長老拂了幾句，因對眾僧說道：「長老明明被濟顛騙了，卻不認識，只叫等他醒來。醒起來時，也不能到四川去化大木，好笑！好笑！」

卻說濟顛睡到了第三日，忽然一轆轤子爬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！快吩咐匠人搭起鷹架來扯！」眾僧聽見都笑笑，說的說道：「濟顛騙長老的酒吃，醉了三日尚然不醒，還說夢話，發瘋顛哩！」濟顛叫了半晌，見沒人理他，只得走進方丈室來見長老道：「寺裏這些和尚，儘是懶惰，弟子費了許多心機力氣，化得大木來，只叫他們吩咐匠人搭鷹架去扯，卻全然不理。」長老聽了，也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你這大木是那裏化的？」濟顛道：「是四川山中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既化了卻從那裏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想大木路遠，若從江湖來，恐怕費力，故就便往海上來了。」

長老道：「若從海裏來，必從臺子門到錢塘江上岸，你怎麼用鷹架來扯？」濟顛道：「許多大木，若從錢塘江搬來，須費多少人工，弟子見大殿前的醒心井，與海相通；故將大木都運到井底下來了，所以要搭鷹架。」監寺稟上長老道：「師父不要信他亂講，他吃醉了睡了三日，又不曾出門，那裏得甚大木來，又要搭鷹架費人工？」長老喝道：「叫你去搭便去了，怎有許多閒話！」監寺見長老發怒，方不敢再言，只得退出，叫匠人在醒心井上搭起一座大鷹架，四面俱是轉輪，以收繩索。繩索上俱掛著勾子，準備扯木。眾匠人搭完了鷹架，走近井邊一看，只見滿滿的一井清水，那裏有個木頭？都笑將起來道：「濟顛說癡話是慣了的，也罷了，怎麼長老也癡起來？」監寺連忙走來稟長老道：「鷹架俱已搭完，井中只有水，不知扯些甚麼？」長老問濟顛道：「不知大木幾時方到？」濟顛道：「也只在三五日中，長老若是要緊，須再買一壺酒，我有酒吃，明日就到。」長老道：「要吃酒何難！」即吩咐侍者買了兩瓶酒，請他受用。濟顛也不問長短，吃得稀泥亂醉，又去睡了。長老到底有些見識，也還耐著，那些眾僧看見，便三個一攢，五個一簇，說個不停，笑個不休。

不期到了次日，天才微明，濟顛早爬起來，滿寺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！大木來了！快叫工匠來扯！」眾僧聽了，只道是濟顛發瘋，沒個來理睬他，濟顛遂走入方丈室，報知長老道：「大木已到井了，請長老去拜受！」長老大喜，連忙著了袈裟，親走到草殿上，與眾匠工佛前禮拜了，然後喚監寺糾集眾匠工，到井邊來扯木。監寺也只付之一笑，但是長老吩咐，不敢不來。及到了井邊一看，那有個木頭的影兒？監寺要取笑長老，也不說有無，但請長老自看；長老走到井邊低頭一看，只見井水中間果然露出一二尺長的一段木頭在水外。長老看見滿心歡喜，又要了一張氈條，對著井拜了四拜，拜完，對著濟顛說道：「濟公真是難為你！」濟顛道：「佛家之事，怎說難為？但只可恨這班和尚，看看木頭，叫他請人工扯扯，為何尚不肯動手？」長老叫監寺道：「大木已到，為何還不動手？」監寺慢慢地走到井邊，再一看時，忽見一段木頭高出水面，方吃了一驚，暗裏想道：「濟顛的神通，真不可思議

矣！」忙命工匠繫下去，將繩上的勾子，勾在木上，然後命工匠在轉輪上扯將上來，扯起來的木頭，都有五六尺，圍圍七八丈長短，扯了一株，又是一株冒出頭來。長老向濟顛問道：「這大木有多少顆數？」濟顛道：「長老不要問，只叫匠人來算一算，要用多少，只管取，若夠用了，就罷，也不可浪費。」長老因叫匠人估計，那幾顆為梁，那幾顆為柱，到六七顆，匠人道：「已夠用了。」只說得一聲夠了，井中便沒得再冒起來了，合寺僧眾皆驚以為神。這淨慈寺自有了這些大木，不一二年間，殿宇樓臺，僧房方丈，已造就得齊齊整整，比從前更覺輝煌。

這一日，濟顛正在雷鋒塔下水雲間中，同常長老兩個吃酒，忽見寺裏的火工尋著來道：「長老叫我尋你吃酒，快去快去。」濟顛聽是長老尋他，遂別了常長老，忙忙回寺，來見長老道：「火工說長老呼喚弟子，不知有何法旨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見寺院已次第將成，心下稍安，故買酒請你，不道你已吃了酒來，不知你還吃得下否？」

濟顛笑道：「我聞昔日孔聖人有言：『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』我前日已為佛家添了兩句道：『酒不厭多，吃不厭醉。』有便即請拿來，怎麼吃不下？」長老聽了大喜道：「酒尚未飲，早已參破真禪，妙妙妙！」叫侍者取出酒來，濟顛見了酒，就像未曾吃過的，拿上手甜甜蜜蜜，又是餘碗，一面吃，一面說道：「寺中多虧請得長老來作主，叫我相幫，今已成個模樣，只有兩廊影壁，尚未曾畫，是個未了，弟子放心不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放心不下，何不再化一個顯宦，成全了也好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可叫個監寺取出緣簿來查查，看臨安顯宦還有何人，不曾布施？」監寺查來查去，只有新任王巡撫，未曾布施。濟顛道：「未曾布施，等我去化他，必要他喜捨三千貫，為畫壁之用，方才饒他。」長老聽說，皺著眉搖頭道：「這官萬萬不可去纏他，不但不肯布施，只怕還要惹出禍來。」濟顛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長老道：「你還不知，我聞得此官，原是個窮秀才，未得第時，常到寺院裏投齋，每每被僧人躲避，不供齋飯，及戲侮他，他所以大恨和尚，曾怒題寺壁道：『遇客頭如繫，逢齋項似鵝。』這等懷恨，去化他何益？」濟顛道：「不妨事，他偏懷恨，我偏要去化他！」

眾僧勸不住，濟顛竟帶著酒興，瘋瘋顛顛，一逕走到巡撫府前，遠遠立在宣化橋上，探頭探腦的張望，卻值王巡撫坐在廳上，看見了大怒道：「我一個憲府，甚麼僧人竟敢這等大膽，在此探望？」遂吩咐衙役：「捉他進來！」那三四個衙役領命，一齊走到橋上，將濟顛一把捉住，到廳上跪下，巡撫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和尚怎敢大膽，立在我府前外橋上探頭探腦的張望？」濟顛道：「大人的衙門外，大家可以站，為何只有我不可在衙門外站一站？」巡撫拍桌罵道：「大膽！」濟顛道：「怎麼？我這一站就是大膽？」巡撫道：「你還強辯！別人稍站便走，而你這和尚不僅站了半天不走，還探頭向內張望，難道這不是大膽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僧因要求見相公，怕無人肯通報，故不得已在此張望。」巡撫道：「你有什么事要來見我？」濟顛道：「聞知相公惱和尚，故特來解釋！」巡撫道：「你何由知我惱和尚，你又有些甚麼解釋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僧也不敢解釋，只有一節因緣，說與相公，求相公自省。」巡撫道：「你且說來，說得好，免你責罰，說得不好，加倍用刑！」濟顛道：「昔日蘇東坡與秦少遊、黃魯直、佛印禪師，四人共飲，東坡行下了一令，要大家作對子助興，作對子的重點：前面一句是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，中間二句是要有兩個古人，最後要結詩二句，要說得有情有理，又要貫串，如不能者罰。」那時旁邊看的人，都替濟顛耽憂。濟顛卻不慌不忙的，屈著指頭道，相公聽著：「蘇東坡說道：『筆毫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管仲，管仲問鮑叔，因何不種竹？』鮑叔曰：『只須兩三竿，清風自然足。』」

秦少遊說道：「雪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白起，白起問廉頗，如何不養鵝？廉頗曰：『白毛鋪綠水，紅掌戲清波。』」

黃魯直說道：「蛀屑落地無聲，抬頭看孔子，孔子問顏回，因何不種梅？顏回曰：『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』」

佛印禪師說道：「天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寶光，寶光問維摩，僧行近如何？維摩曰：『遇客頭如繫，逢齋項似鵝。』」

王巡撫聽了，打動當年心事，忍不住大笑起來道：「妙語參禪，大有可思！且問你是那寺僧人？叫甚名字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僧乃淨慈寺書記，法名道濟的便是。」王巡撫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做榜文，叫通天耳的濟書記，果是名下無虛，快請起來相見！」重新相見過，就邀入後廳，命人整酒相留，巡撫親陪，二人吃到投機處，濟顛方說道：「敝寺因遭風火，今蒙聖主並宰官之力，重建一新，惟有兩廊影壁未完，要求相公慨然樂助。」巡撫道：「下官到任未久，恐不能多，既濟師來募，自然有助。」因天色已晚，就留濟顛宿了。到次早便整辦俸鈔三千貫，叫人押著，送到淨慈寺來，濟顛方謝別巡撫，一同回寺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我為了給長老起信，醉後即提筆寫了一道榜文，長老見此榜文甚為高興，讚道：「大有文章，不是蓋的！」便將榜文掛在山門，讓過往行人見了能發心布施，好重蓋淨慈寺。事後，雖日日有人送錢糧布施，但杯水車薪，救不得這遍大火，我道：「要化個大施主，非布施上千上萬不行！」遂叫人另抄一份榜文以備。

二、掛文將七日，我大顯神通，夜裏闖入皇上夢中化緣，那夜皇上夢遊西湖之上，看見諸佛菩薩，俱露處淨慈寺中，並見山門上一道榜文，文內又有「上叩九閻，直欲叫通天耳。希一人發心，冀萬人效力」之句，正暗示天子須行此善舉。皇上醒後派人來訪，果然夢中非幻，確有此事，龍心大喜，慨施三萬貫錢。濟顛神通廣大，具有先知，故要此一筆，讓天子也親近佛法，種下菩提善根。

三、各官府財主見皇上布施三萬貫，也爭先恐後，齊慷慨布施，一時萬物雲集，米糧充裕，眾僧大喜，正是：

失去淨慈寺，換得糧銀庫，

錦上添花有，雪中送炭無？

四、萬物齊備，獨缺建寺大木梁，松長老心中悶悶，匠人又道：「要此等大木，四川才有。縱四川買了，要運到此處，又無貨櫃車，也沒怪手拖，如何辦？」我道：「既有心做事，天也叫開了；四川雖遠，不過只在地下。」正是：

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；

西天雖遠，家住如來。

五、我自甘負責到四川採購木梁一事，喝醉了酒，睡了三日才醒來？長老問道：「那裏去？」我道：「採購去！」又問：「如此自告奮勇，莫非貪圖回扣？有無被木材商請到酒家喝酒去？」濟顛道：「回扣倒無，喝酒卻有，但都出酒吐光了，不算貪污？」害長老無法處置！

六、胡言醉語，一覺醒來，卻若有其事，大呼「木材已由海底運來，在大殿前的「醒心井」中，此井與海相通！」聽了這些，莫非神話連篇？非也，人身有個「醒心井」，海底在底下，有尿水、糞土，這個方便之門，長有一大棟梁本根，上可樹為龍柱（脊髓骨），下可通達九幽冥府。人心一醒，精不泄，氣不散，自可造個七層塔，再加上幾根「排骨架」（鷹架），即成了。

七、不多不少，六七柱已可作棟梁，不貪即止，免本的也須節制，公司的電話少打！